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十五

明 釵南張岱著

勝國遺臣列傳總論

粵稽宋末文謝未死而宋社先亡則文謝殉節之事尚在至正初年倘宋史不收後事則文謝亦為宋室遺臣矣廓擴之輩心為舊主轉展不肯忘元是亦元人之文謝恨元史不久盡收則後且日就湮沒矣余故特為立傳附之卷末曰勝國遺臣總見我明珍重

節義不避讎仇仍不失我 高皇帝英福壽祀余闕
之素心使世人觀感其用以風厲名教則一也

王保者穎之沈丘人也少育於舅氏察罕帖木兒
遂子烏善騎射沉勇好義俠察罕以為似已甚愛之
為名擴廓帖木兒汝穎兵亂察罕與李思齊部署諸
豪傑前擊賊大破之事聞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而
思齊知汝寧府察罕者元別部思齊羅山縣民也以
結客驟起於是所在義士具以兵來會衆數萬人軍

大振轉戰復峽州會李武等掠長安察罕與思齊倍
道往援累敗之詔加罕陝西左丞齊四川左丞分兵
守鳳翔遣間諜誘賊而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掩擊之賊大潰與齊合兵復鞏昌晉寧涇川平涼諸
郡邑加罕平章事屯絳陽杜太行井陘逼韓林兒于
汴梁走之遣擴廓餽糧二十萬石於京尋發鐵騎數
十萬出邯鄲平東昌冠州而擴廓會閔保等圍永平
下棟州東昌遂攻益都城且下而罕為降將田豐王

士誠所誘殺廼以擴廓平章事代將兵而贈察罕穎川王謚忠襄初晉冀地皆察罕所定而李羅駐大同
詔并據之治兵相攻尋有旨以冀寧畀李羅察罕怒
不奉詔朝廷頗疑之會擴廓至京陰與太子定約疑
廼釋至是李羅遣侍臣入陝叔御史大夫印擴廓令
猶高合思齊兵攻之貞廼降李羅復自將掠冀寧擴
廓逆擊大破之李羅益跋扈與太子交惡舉兵犯闕
太子戰失利遁太原會李羅為其下所殺詔封擴廓

河南王自關陝晉冀山東及淮南諸郡皆受節制得
便宜行事思齊故與察罕同起義兵於擴廓丈人行
也恥下之與張良弼請自為一軍蒙隙遂成又太子
之入欲目擴廓兵威扶上自立而擴廓揣知其意敕
吏卒於二十里外散就州邑獨身與太子入朝謀遂
寢以是太子陰恨之久累促出師江淮擴廓但遣其
弟脫因及額高往而與張良弼構兵良弼等高會舍
元殿推思齊為盟主以拒擴廓詔和解之擴廓怒殺

使臣於是猶高關保等訶知太子意各以部曲叛應
制討擴廓詔奪擴兵權以河南王奉朝請食邑汝州
擴廓竟不奉詔擁兵退屯澤州猶高等前攻真定不
克會徐大將軍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猶高關保
攻晉寧擴廓復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復加擴廓
太傅右丞相徵其兵勤王徐大將軍逼大都元主走
應昌擴廓自太原悉師來掾為大將軍等所夜襲走
出塞盡喪其精兵尋收餘卒掠定西率銳騎掩左丞

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抹之乃定次日力戰至晡擴
廓兵大潰目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將
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闘竟扼大將軍失利歸居
數年鬱不得志病卒 高皇帝下建康時屢遣使
者致書輒留不答後招之六不復顧 高皇帝心悼
之且憐其才一日宴謂羣臣曰諸君度於今為丈夫
子者誰或曰常將軍所將不過萬人而前無留陣幾
是乎 帝迺拊髀曰遇春耶是不然吾得而臣之吾

竟無以臣王保也其人廼丈夫子也竟冊其姊為
秦王妃初思齊與擴廓會師攻竹貞降之以功加平
章事邵國公已與擴廓隙合良弼等連兵拒之又聞
王師取河南移軍葫蘆灘遣張德等守潼關為馮宗
異所破棄關走鳳翔帝令人以書諭之曰前信至
今未還將所使許足下意而留之邪抑元使適至足
下不能隨而殺之與此六時勢之常大丈夫磊落
落豈以小嫌介意哉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擴廓

思道等皆非勍敵尚不能圖王自霸今中原全為我
有與足下犄角者披靡竄伏盡矣足下以孤軍墨守
竟欲何為計不過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耳顧虜非我
族類緩急寧可恃而中原相從之衆胡地悲涼思歸
恒測一旦變生肘腋妻孥豈足下有耶且足下汝南
之英遠託異域獨不念先人之立墓乎幡然來歸有
寶融之故典在否則非朕所知矣思齊得書有降意
惑于趙琦與麾下語遂率所部奔臨洮時衆尚十餘

萬大將軍達決策攻之乃降 高皇帝以齊舉義有
壽畧且不倔強北走嘉慰之授江西右丞奉朝請時
擴廓尚為邊患命齊偕大軍出西安以擣之定西興
元諸捷具有戰功還賜文綺及帛晉平章事九年卒
帝親為文以祭命其子世昌為指揮子世襲

石匱書曰察罕帖木兒而在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
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孛羅再犯關而元之腹
心腐矣竒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肢痺矣故夫田

豐亨羅者元之賊而我明之功臣也奇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明之間臣也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末舉進士擴廓以平章開府河南辟授叅軍累薦遷行省叅知猶留幕下定西之敗與擴廓相失單騎入終南山大將軍使識者繪圖徵捕得之傳詣建康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拜跼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寘之外舍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乃
上書曰 陛下乘時提三尺劍削平群雄混一四海
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見俘檻送復爾逋逃七載游
冤重勞吏卒自外大化又忤貴臣 陛下不即以膏
斧使得攝衣冠待罪外舍賜之酒饌授以名爵覆載
之仁極矣臣非不欲竭犬馬以報願自惟韋布寄身
行伍過辱北師之知仕底七命躍馬食肉者十有五
年媿無尺寸之功以償國士一進板蕩便復失節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事
君猶女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正之女中士羞
以為家不正之人中主羞以為臣司馬光所以嗤馮
道也方今天下之廣濟：桓：既不以臣一人而加
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
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褒忠勵節昭示來
茲奈何以亡命倖虜玷維新之朝廁賢士大夫之列
哉臣所欠者一死固不敢以市名必令全身苟祿則

大非臣之志矣。陛下幸憐而扶之，瘴海以終，薤露
隨魅。是禦臣若如薤奏入。帝命館於儀曹。忽一夜
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故主耳。語聞，太祖嘆曰：吾
何苦一蔡子英令歟？泉下哉！縱出塞追元主於和
林。

石匱書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
於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銚鉞，然未有併其身
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

則高皇帝之謂哉

陳友定福清人也少孤病頭瘡走之汀清流傭於富
室羅氏友定雖病頭碩魁岸有志畧入山與群兒樵
常設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壻羅氏媼不悅曰頭
病卽是女耶因失鵝而奔於隣舍王氏之門其家夢
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媼竟壻之俾習
商販善敗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壬辰歲盜起海上
勢且偏汀友定應募上謁汀州判蔡公安抵掌談兵

事公安奇之授黃土砦巡檢從討延邵諸山賊平之
稍遷清流簿尋為令偽漢將鄧克明寇汀友定以總
管逆擊大破之克明獨身跳去推行省叅政乚克明
復來寇又敗之遷左丞開府於汀尋鎮劍州晉平章
事友定遂有據閩之志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所
牧復郡縣倉庫盡取之臣妾其官僚不送者竄戮焉
右丞羅良守漳移書責之大畧謂足下向為叅政國
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

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後
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
口言為國心寔身耳跬步之間真偽甚明不審足下
將為郭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大發兵攻良
麾下違節制戰敗與弟萬戶子安賓皆自剄壯士從
死者百餘良長汀人也以尉擊賊累功封晉國公至
是敗友定勢益張得勝兵數萬人怙險自雄陰與方
國珍犄角抗我師遙藉元聲援歲時遣舶繇海道從

登萊達大都元主優詔答之既破王師于錦江殺胡
將軍益桀驁無降意湯將軍致書開諭友定大會諸
將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慷慨示以死
報元亡何大兵至夾水而陳友定迎戰不利歸謂諸
將明人遠聞其銳毋戰也徒多殺將吏吾壙山塹壑
蓄犀器飽士而久之皆曰善因乘城勒吏士日夜擊
刁斗不得休卒被甲持矛依堦堦間如木偶具怨甚
而友定督促之守陴者踰垣下友定急然尚促強

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湯將軍急擊破之友定出
省堂召英輔及叅政文殊海牙與訣曰公等自為計
吾自死元爾按劔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
其服北向自經文殊海牙降明兵畀友定屍出值大
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衆來就死并執送建康高
帝面詰之曰元已亡若為誰中殺我胡將軍又不內
使者將為尉佗耶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
安得加死我乎遂與其子併棄市

石墮書曰陳友定村農耳揭竿而起馳騁中原去元而復為元者十有餘載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瞠視為陳張所為豈不易哉乃死守孤城，破身殉其所喻於大節明矣厥後覆巢遺卵赴死如歸有其父斯有其子哉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五舉不第辟西湖書院長遷建州教授子中慷慨談兵饒技畧會贛州盜起江西行省

以便空授贛州路經歷尋為分省都司贛為偽漢所
破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間道入福
建陳友定辟為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兵復建昌浮
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晉吏部侍郎持
節發廣西何真兵抹闕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
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與至軍門廖將軍與語
義而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
數徵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於京師子中曰吾已

無身匿游州郡買鵠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
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
坐大辟江西布政使密言子中於上上束幣徵之使
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為歌七
章飲鵠而亡

石匱書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關險阻躓而
愈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久于
中六幾無日哉慶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鵠竟示

不臣忠之時也而諸薦紳先生薄元鹵謂亡所當徇
於乎鹵不得君臣哉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
鄉里廖永忠既下廣東徵祖英赴闕上宴勞之賚以
纁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恃長冀川世以報吳天而食元祿為何真忝政適值
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囚拘臣媿趙苞不能即死茲遇聖明率士普天維昔

狗鼠血鉄膏鑽臣母得以生還臣即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還抵烏再效臣雖九死其
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效命之秋也而臣
俛顧慙慙不敢受命者實以常事元朝瑕釁已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子拭
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海
人高彬者為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為武

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石匱書曰人臣委贄事君猶之女已嫁夫斷難再醮
即有所懊恨不得於心亦棄之無可奈何也已矣世
有夫節之婦多方掩飾以前夫爲諱適足以彰其醜
穢君子無取焉簡祖英之死認元臣力辭明職其所
自處明白昭著與危素詹同相去遠矣人各有志固
不可強哉

楊維禎字庶夫世爲紹興諸暨人母李氏夢金鉤自

月墮於懷既寤生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
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維禎讀書其上懼性
弗頗易忘去梯轆轤傳食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
宿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授承事郎天
台縣尹未幾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
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游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
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維禎不得與史
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凡二千六百餘言其

言以元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
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
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
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叅知政事惜
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六年汝穎兵起南北騷
然維禎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於
建德九敗復挈家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
年張士誠知其名來聘不赴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

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革
命召諸儒攷禮樂洪武三年正月維禎被命至京師
年已七十有九授之官不受作老客婦謠以見志謠
曰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人一九少年嫁夫甚分
明夫死猶存舊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勸我再嫁我
力辭涉江采蓮上山采靡采蓮采靡可以療饑夜未
道過娼門首娼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有能養身萬
兩黃金在織手上天織得雲錦章繡成願補舜衣裳

舜衣裳為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或言
其簡傲勸帝殺之高祖曰老嫗子欲朕殺之以成
名耳因放歸松江夏六月辛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
之維禎初隱居三吳築一樓曰小蓬臺老年住臺上
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
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
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是年歸雲間疾且革移拄頰樓
中呼左右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

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當往
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
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
錢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
詩銑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石匱書曰學者慕鐵崖才名往；借鐵崖以重我明
而甚非鐵崖意也鐵崖遭際元末身為卑官而不忘
所事國初被詔一出再拜不受職乃作老客婦謠以

見志其於青田金華諸君子所志抑又遠矣余故知
鐵崖者而可以箕子一朝遂入周籍哉

石匱書卷第一十八

明 古鈔張岱著

盜賊列傳總論

嘗見國史所記鄧茂七葉宗留等皆謂崔苻之盜何足挂齒及至崇禎末年闖賊橫逆余見之寒心始不敢輕視盜賊矣蓋自來盜賊竊發皆足以顛覆社稷特有重臣大帥為之毆逐要應時撲滅耳時至思廟欲速於成功故勦撫並用戰守乖張勝敗無常

予奪不一數年之後楊鶴熊文燬之撫不成撫陳奇
瑜楊嗣昌之勦不成勦虎大威祖大樂之戰不成戰
楊一鵬汪喬年之守不成守曹文詔祖寬之勝不成
勝傅宗龍孫傳庭之敗不成敗左良玉賀人龍之予
不成予洪承疇盧象昇之奪不成奪潢池大盜蘊崇
育年樊崇弄兵于營而逢安徐宣引衆相附韓拔陵
聚黨于沃野而二夏繼涼叛者蚤發後且苞蘖不剪
流為腫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匠石斲斧而躊

謝布鵲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郡盜之最可
恨去窮則乞降勝即狂逞此則投誠彼則負固以故
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峻岨也
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盤屋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
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以何異李
固之入荊州度而之臨艾縣而乃催陷雖多廓清難
奏者則以分圖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
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竄至公

私塗炭宗社淪胥雖自成之罪上通于天而寔絲謀
國者不臧而致受此酷禍也余固知盜賊之發星
之火皆可燎原獨恃控禦有人旋起旋滅即致盪平
以今視昔其難易順逆相懸若此嗚呼誰任其責天
乎人邪

福建寇鄧茂七

鄧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少任俠不事家事後
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

聚衆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長。遠近
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順指殺人。尋為讐家所訐。縣
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抗。從者日衆。回攻汀
州。為官兵所敗。禽正景。茂七據杉關。劫商旅。僭號閩
王。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至順昌。據之。將
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都御史丁宣至延平。遣
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禦之。宣乃使招諭令解
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

建寧塞二閩傳檄而下八閩吾有也殺使者據貢川
及玉臺館締置里畜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
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
至雙溪口道隘遇賊伏死之御史上其事 上乃召
都御史張楷面諭討閩賊都督劉得新陳榮副之往
師至南畿劉得新分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
兵由浙入閩時處州賊葉宗畱梗道張楷師不得前
合浙江兵勦處賊宗畱敗餘賊悉奔茂七茂七益張

順流下至延平丁宣嬰城守遣使趨措；至廣信命
指揮戴禮陳榮出師敗禮榮皆死之事聞遣尚書金
濂寧陽侯陳懋保之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
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為
監軍未至劉得新先敗之於建陽殺賊千百五人賊
奔據險自衛措乃使賊徒黃琴羅汝先作間諜說賊
出復攻延平大兵埋伏城北多置火器賊擁衆溪南
岸渡浮橋伏起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

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
奔得賊船百餘艘乃亟茂七首并生擒賊馘露布以
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賊餘黨後立茂七兄子伯
孫為王聚後洋據九龍山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
先是賊將有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
七死仍遣伯孫十戶龔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
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

降大軍遂執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峇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禽斬畧盡

石匱書曰從來盜賊之禍與敵國外患相為表裡國初兵力強盛邊疆無事潢池赤子亦無有弄兵者及至正統武備漸弛茂七等嘯聚山林遂有土木之交正德以後大盜竊發隨起隨滅口外亦然崇禎末季流賊糜爛不復可收竟遭顛覆然則邊疆之患無不從盜賊釀之矣譬人之受病者區：疥癬卒至殞身

謀國者可不加之意哉

慶州寇葉宗留

葉宗留慶之慶元人慶州多銀礦民亡賴並緣為姦
利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計所獲微甚棄去之雲和
掘諸坑復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
亦不給用謂其徒曰取於地孰若取於人遂剽掠政
和縣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
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竄分衆截路

於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都御史張楷以征
鄧茂七道廣信以宗留梗道逗留遂全江浙兵會勦
宗留宗留衣緋卒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
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
衆駐十三都楷後遣都督陳榮指揮戴禮合兵勦之
戰敗榮禮皆死楷以鄧寇勢迫往往福建宗留盡掠
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數萬
人據雲和山中縱掠府城會張楷平閩寇還師救虔

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
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芭三百五十面芭如
牌式糊以紙畫獸面可禦賊鎗乃無程至處太守陸
鍾來迎駐師銅山寺賊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
示與之時官兵軍平地賊據山得勢官兵分三陣賊
攻中堅楷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
擊死者又二百人賊鎗多為竹芭所制蓋鎗入竹隙
急不得出多被禽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

擒百餘人露布以聞十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
陣前見其親屬願受招撫俊以此二人往可得要領
楷從之今齎榜入山反覆曉譬詢悉過狗楷至以老
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其黨陶得二出見楷：厚遇
之令歸山中聞賊首葉希八楊仁陶東倫并其黨十
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
衣中流天死者即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

首余海四陳川十余汴等三百餘家出降。許令復業。六月。兩得璽書諭楷勅撫楷報先後聽招撫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後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加意撫綏。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賁入山。丹柘之陶得二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悉解散。後業楷還京。會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

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石匱書曰葉宗畱起處州鄞茂七起沙縣所隔止一
山而兩相應援聲勢甚壯張楷次第平之易如拉朽
亦可謂能矣乃議者謂其招討過徇未免辱國此則
妬婦之口不欲成人之美者也使楷純事撲滅用兵
過暴則賊有負隅不出延之數月遂脅土木之變患
在輦轂不假南顧則尉佗之憂將復見於今日矣張
楷之功烏可泯哉

蜀盜藍廷瑞鄆本恕廖惠

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劔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劔煽惑愚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

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
兵擊敗之又敗之於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
鎮坪茅坦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鄔本恕兵奔陝西
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棄輜重走會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
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
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
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

西巡撫都御史監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
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煒督漢土
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剿
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
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鹵
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
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
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

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無防守諸關隘賊雖
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寔無降意違
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
廷瑞李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
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具許之
鄂李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掠
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
防守邏邏甚密不得問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公

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已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檄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信鮮于金說廷瑞及李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不計其數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賞賚有差

石匱書曰奸人嘯聚不過旦夕人耳耜天括地等王
稱之唯恐不蚤蓋一日稱王其驢枝已窮艱枝已盡
矣大兵一至應時削平與蚊虻入何殊哉後乃闕賊
猖獗偏殺先帝此真亘古未有之事當事諸臣寸
斬難贖為臣子者抱恨終天不知何時得一洒此恥
也

固原賊滿四

滿四者固原土達把丹孫也高祖平陝西殘元部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盜賊列傳

二鳳燭堂

落把升率衆歸附 高祖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處
開城等縣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日耕食
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貲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
與北鹵同族鹵^類出入輒為向导居民苦之滿四黠猾
異常鹵人以臂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
徭役遁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發僉事蘇
爌逮問之會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欽諸土達賄
利為餽滿四藉為口實秉機欲反姪滿璽初襲把升

職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移檄捕滿四甚急衛
主者日從璫索之璫率家丁二十餘人往捕滿四滿四
乃預結其黨俟璫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
各家具食具殺之遂劫璫號集諸土達以戍于夏叛
入石城山中石城去平涼百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
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上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
人前有小山高六數仞山鏵皆墻；高可二三丈各
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

昔人造以避亂不知所自始也城外亂山峽巖人至者恐怖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千餘入居之叅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太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瑞甲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石城下兵敗甲澄死之邢瑞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督諸鎮

兵往討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
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至此曉即出兵架梁行去
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於
介等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
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嘆惜
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
至石城驅牛羊前而賊兵繼後時尚乏器械執木挺
鬪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

左右救免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悉殲
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石城時截靜寧州
餉道意欲直趨陝西八月朝廷逮陳介任壽吳琮劉
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晏正劉清為左右叅將太監劉
祥為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
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
撫陝西勸賊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議進兵方

畧衆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乃令善画
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
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于俊叅政龐勝屯中路
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
安屯酸枣溝伏羗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
木頭溝叅將晏正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具副總兵
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
同知羅豫屯羊房僅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

地勢後乃大舉北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
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越數日
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歛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
諸路兵攻城賊盡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
死賊中鎗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
百欲持草束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
衆潰玉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殉衆懼不
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

家之常況賊兵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從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中流矢仍語使者言賊旦夕可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毛忠死又是月堃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酋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下閣議大學士彭時商輅以項忠力能辦賊阻京師勿出事得中止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久升與忠謀曰石城中無水

芻粟六漸之若斷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
令官兵掩捕芻汲者多被禽乃知石城已親于水忠
等日引兵至城下搦戰至暮引回而指揮孫璽領兵
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賊惴恐復請降乃要忠等
山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胄馳
遶門外示武人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
飲衆入湍四旁訴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
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馮指揮已逮京下獄矣尔速降

朝廷必有爾死又問滿瑋曰尔被劫入城非反者瑋
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瑋歸營明日復設木柵請戰
不言降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鹵入套
我師豈能久駐倘賊東間突出與鹵合患不可言者
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欲縛木為廂車渡濠
攻城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私出
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希
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

苛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
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遂示之銀虎
力許誘滿四出戰禽之乃與約戰地於東山口且令
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至東
山口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
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進兵鏖戰
虎力內應之賊大敗生擒滿四文升欲乘勝搗其巢
忠持重不可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郡

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出戰官兵
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
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其
黨益解散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
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逃
去竄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六就擒并獲其家屬
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
給軍士惟有楊希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

其牆收諸軍士骸骼築京觀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
計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驥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
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忠等班師
石墮書曰鴈化為鴛猶憎其眼戎狄豺狼其可懷乎
高皇帝之牧養降夷已逆知其必有此日其奈債帥
貪官又不恤下逮之使亂又誰尤也正德之季邊將
邊兵且近在輦轂其不為五胡之續也幸矣江統郭
欽之說豈其臣皆漫無所聞哉

河北賊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劉惠邢老虎趙
燧

劉六劉七霸州文安縣人齊彥名楊虎邢老虎皆其
黨也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
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
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
禁內縱觀常侍上蹴鞠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
事頗洩露都御史甯果捕之有司以甯果檄捕齊彥

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衆劫獄挾彥名去遂反諸窮
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十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
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
督我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
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
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
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地京營兵
出討賊皆市井情游素未當天石中錫書生欲效龔

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六統轄予不知兵中錫乃
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降賊待
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中錫推誠
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
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
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賊
戒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騰謗謂中錫欲庇
其家故縱賊遂逮繫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斃

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衆議勿偏京師須
先得河北河南後至遂分其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
名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席劉惠趙燧為一黨推楊
席為主劉六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
東強縣知縣段亨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畧青縣
靜海滄州焚劫漕運楊虎等攻破興濟縣六攻滄州
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其畧南掠東強等縣
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徵擊之殺賊千餘楊席奔

小灘都指揮田某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虎等
取道往山東副總兵李瑾擊之敗績虎等遂掠濟南
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
青州樂陵茌平等縣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
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
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游擊許泰
卻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時
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

叔州縣已復分為二楊席掠得崔氏為妻太驍健時
領賊衆四出焚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陸完等
至臨清適齊彥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會許泰兵至
微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千餘人
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
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席乘
小舟渡河官兵蹙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為主趙
燧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壁知縣陳伯安

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燧
勸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
尋亦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衆及僧兵
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
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饋金幣馬足求免攻城劉
惠許之時劉六劉七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
惠趙燧掠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
萬人劉惠趙燧至河南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

事偽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稱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吏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應列宿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二萬有奇提河南賊為獨盛僉事孫某賁黃榜招之賊其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奸臣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米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唐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思死之事并前死難各官具有卹典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要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

趙燧聞南陽有脩去攻唐縣圍困二十八日不克引
去惠復分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縣二月劉
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劉暉所破殺
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
縣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
隸青河寶坻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墳壠取芳衣冠被庭樹斂斫之
曰吾恨不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

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會
彭澤督延綏寧夏兵至要陸擊賊屢敗之斬獲及渡
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遂大敗
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
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
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
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
餘人奔湖廣界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

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柏
知縣李聚敗之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奔固始光州
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
界山中劉惠趙燧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詔
等追急於二即反擊敗之斬首千餘級墜崖溺水死
者七萬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燧與邢老虎等至
應山東化山下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
老虎及餘賊四散奔軼趙燧游食至江夏為軍人趙

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先自登州
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
餘黨補衆至武清縣叅將王杲擊之兵敗杲陣亡伏
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於真定銳大敗僅以身免
時劉六等賊衆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
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
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以冒功大
同將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口民訴之陸完

恐挫軍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至萬餘級降勅獎諭至數百道犒賞軍士費太倉金至二百餘萬而賊猶不滅以中官谷大用等主之故也閏五月劉六等棄河北去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某帥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眾然賊眾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楊

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
敗亡多人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
名帥餘賊復升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
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覆溺水死齊彥名
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
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賞有差中貴勲戚子弟以奏
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帑積儲為
之一空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寔未

死狼山

石匱書曰向謂正德間豹房之禍以邊帥諸人近在
君側稍有跋扈則禍起輦轂孰知大盜劉六等且日
侍上於蹴鞠場中軼材摯獸近在肘腋言之亦可
為寒心矣人主少不知檢而性命存亡直寄之貂璫
指顧間社稷宗廟之身可不自知重哉

又曰趙風子自比黃巢而才畧遠不能及但其好惡
甚明至泌陽而欲殺焦芳至鈞州而不攻端肅旌善

創咸則盜也而不得竟指之為盜也殺掠之中乃寓
衮鉞人心大服然則盜亦有道也哉

噶拜噶承恩

噶拜胡人也嘉靖中抵朔方驍勇屢立功屢授爵級
萬曆初年請得專制鈴束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一
切標兵皆隸其麾下十七年告休子承恩襲益慄悍
沿邊皆懾服之黨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居恒
多蓄蒼頭軍稱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

孱弱益翹喜自負而巡撫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
虛糧以此怨次骨值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
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為會長劫
殺黨馨并副使石繼芳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
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繼忠以扣餉激變報復構
鹵入關為亂全快震動命尚書魏學曾督師討之拜
益枯城中子女玉帛媼鹵至奉河南西地圖鹵聲言
與唃王子為一家拜承恩並辮髮胡服糾鹵唃雲引

着力兎攻平鹵堡又分兵犯花馬池諸處大司馬上
疏請懸令能擒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呼雲士
文秀劉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而以總督李
如松御史梅國禎統遼東宣大山西兵討逆會甘肅
都御史葉夢熊浙江都御史常居敬齊赴寧夏分董
一奎牛秉忠李煦劉承嗣麻貴五軍並偏城下呼拜
自北門出戰麻貴先登却賊逐拜退入城嬰城死守
多以矢石徂擊更詭招安望鹵救總督與巡撫等決

榮水攻大治隄十七日隄成長十七百丈決水；抵
城下賊晝夜望鹵救着力免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
又擁衆萬餘入李劉堡分部渡河李如松與裨將李
寧麻貴李如樟夾攻李寧手燹二鹵；遂却追奔走
賀蘭山鹵盡出塞乃以鹵級示賊；為短氣已而浙
兵苗兵莊浪兵皆至刻日攻城水浸北關城崩承恩
許朝趨北關鏖戰李如松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
援而上大兵悉入承恩見南關下趨謁總督貸死為

楊文所執如松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
承恩擒倉皇就縊闔宅自焚主得拜子承寵姪承
等獻俘京師上御門受賀詔承恩極刑承寵等駢
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石匱書曰哱拜父子屢立邊功為中朝捍禦使不跋
扈其父子以富貴終矣乃狼子野心決樊而出數月
強梁三族盡粉彼六何利而為之也哉厥後寤蹙無
援貸死不得倉皇就縊不六悔之晚乎疾犬逐狐噬

濟無及恨其無及則終無及矣

關白

關白平秀吉日本倭也起人奴墓立以裒傑雄六十
六州善用兵萬曆二十年西夏方用兵而關白以朝
鮮無備遣巨酋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
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李昖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瑯
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請援廷議以朝鮮屬國
為我藩籬先發遊擊史儒防義州遣遼陽副總兵祖

承訓統兵三千、渡鴨綠江、援之會天雨、我師不諳地
利、馬奔逸入淖、為倭所殲、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
舉朝震動、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
能入倭關說者、有客沈惟敬者請往宣諭、遂抵平壤
惟敬歸報、秀吉願入朝、與朝鮮並為外藩、星以聞、加
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
即官劉黃裳、袁黃為贊畫、大將軍李如松為東征提
督、如松甫平寧夏、星夜至軍、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

壤歸如松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愼邪當斬叅軍李
應試請間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松以
為然羈縻惟敬遂誓師渡江倭遣通事張大善等聲
迎惟敬探虛實如松激游擊李寧生縛之倭走起格
鬪斬獲亡美如松乘勝抵平壤倭素易麗兵今祖承
訓等詭麗裝潛伏黎明鼓行抵城下承訓等乃卸裝
露明盔甲倭大驚分兵拒堵李將軍手殪數百人從
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焰

蔽空如松奮呼督戰倭遂宵遁殲酋宗逸平秀忠平
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亡莫遂得開城四道
並復王歸卒壤惟威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
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據有天險而我師
既連勝有輕敵心如松引裒騎二十前往哨探至碧
蹄館倖遇倭圍數重將士殊死戰得脫而我師挫銳
退駐開城氣大阻喪沈惟敬知衆心恐愒乃言倭款
誠寔封貢之議自興復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

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遣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始得
縱歸倭果棄王京遁還釜山。上諭朝鮮王還都王
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止留劉
綏胡維忠合薊遼兵萬五千人防戍沈惟敬同倭酋
小西飛渡江請款尚書石星主之詔小西飛入朝決
計諸臣面議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
貢一誓毋再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乃定封號禮部
以日本自有主更封關白不便或另擬二字或即以

所居島封之。上准封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以下授都督僉事命臨淮勲衛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宗城貪淫好酒到慶羈留至對馬島太守義智歸美女數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安之無意渡海左右誑以倭奴偶語意欲謀刺宗城懼棄璽書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乃改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立限渡海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受封朝鮮國王遣使致賀秀吉怒其以卑官微物來賀

明屬欺凌奏聞 天子震怒然後撤兵事遂中變朝
議洵、楊方亨歸直陳封事始末并上石星私書數
函因忝惟敬奪國及星彌逢罪狀命逮石星惟敬以
邢玠為總制麻貴為脩倭大將軍楊鎬為經畧楊汝
南丁應泰為贊畫望鴨綠東發邢玠疏請募兵川浙
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倭出金山
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金山與倭合後
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邢玠以計縻之授意楊元

襲執惟敬而倭之嚮導始絕經畧渡野綠江抵王京
共議進勒所調宣大建浙諸路兵並集上復賜邢
珣尚方劍以重事權經略與麻貴會慶州探倭屯蔚
山游擊擺賚以輕騎誘倭入伏敗之倭盡奔島山島
山眇倭山更高新築石城堅甚我兵仰攻多損折諸
將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固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
楊鎬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倭嚙紙療饑瞰我師稍懈
佯約降緩攻而擲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山止

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鎬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走。邢玠乃移谷兵回王京，圖重舉而贊畫。丁應泰劾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并罷薦鎬閣臣張位、邢玠。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兵江南，講海運為持久計。已幾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兵，先後至。詔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鎬經略。或語邢玠曰：「朝鮮地理隔越山川，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利分任，自為戰守。」玠然其計，分三

協為水陸四路。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進剿。而李如松以援遼陣亡。詔如梅馳還督戰中路，決將以董一元代之。邢玠誓衆分道進兵，劉綎偏行長營，陳璘舟師協堵。麻貴抵蔚山，董一元進取普州，各有斬獲。倭退保泗州。老營董一元進兵，以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等後應。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斫

柵湧入忽營中火起烟焰蔽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
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詔斬馬呈文郝
三聘以殉彭信古等充為軍官立功贖罪亡何福建
巡撫金學曾報平秀吉病死各倭皆有歸志亟急擊
勿失次日清正發舟先遁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
因倭詐降夜半出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有六十石
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璘半渡截戰行長乘小艇
倭泊露梁尚數百艇氣甚陳璘統蒼曉船追擊焚死

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有四倭遁歸錦山者悉殲之
捷聞上發同金十萬兩犒賞經畧檻送倭首平秀
政平正成獻俘並裒磔傳首九邊勅給事楊應文勘
東征功次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
三寨終掃諸巢功六難泯經畧邢玠等陞賞有差而
陣逃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石匱書曰朝鮮為我明屬國而平秀吉一旦剪我藩
離使坐視不救亦不成其為天朝矣越江奔命跋步

為艱然而興滅繼絕師名則甚正也後東江有事禍
及朝鮮而毛文龍按兵不救朝鮮之連絡一失東事
愈不可為矣總一朝鮮而一救一不救且關吾中國
之衰盛則東征之舉所係亦大矣

楊應龍

楊應龍四川播州苗也父烈世為宣慰使播州古夜
郎地其域延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
東南臨江為池蒙茸巉削四險之國領二安撫六長

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
決焉張六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姪嘉靖間楊相寵
其庶子煦欲奪嫡，妻張氏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
西容死烈子應龍生而雄猜尤喜兵嗜殺以兵積勞
從征加職級應龍習知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
蜀將多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
闔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氏奸淫出之已飲田
氏兄所乘醉封尸取張氏併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

州專酷殺樹威有小賊峴即戕害人；惴恐初感七
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
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
掠所部何思宋世臣等及張氏叔張時照上飛文告
應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朝議謂播僻處
西南隅屬夷以千百數皆其彈壓兵剋勇數赴川貴
軍門調有微勞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
而黔主勅詔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逮詣

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
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
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啟行尋報罷四川巡
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蜀撫一意主勦
與總兵劉承嗣議以三軍並進應龍佯令黨穆昭等
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川兵損折過半會蜀撫論
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
川貴玠以檄曉喻應龍大畧稱引咎劉王果事宣國

威稜龍來當待以不死否者國家懸萬金購尔頭若
早計吾不而欺也重慶太守王士錡屬綦江令前往
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侍郊
迎叩頭致醑資餼率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仇民也使君幸枉車
駕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
坎亦業奏勘地也即單騎往撫應龍面縛請死罪膝
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執罪人齎贖錢獻庭中太守

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
蒲伏縛獻黃元阿黑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
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予朝棟以
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重慶市總
督以聞上可其奏加邢玠右都御史歸朝太守王
士錡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反寬政乃益怙
終不悛每念五司七姓奴輩害我必盡殺乃已而又
以次子可棟更元重慶則益痛心切齒分遣夷目置

閩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劫掠屯堡厚
賞諸苗用以推鋒名曰硬手萬曆二十四年六月應
龍復叛連破餘慶草塘二司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
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又掠
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縋城下鬻割之亡何應龍復統
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又浸湖廣四十
八屯執原奏仇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并家屬子
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

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燒
屍灰飛蔽天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柱帥兵三
千襲應龍應龍迎敵於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事聞
黔撫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撫譚希思改總督
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總督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
進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勦
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檄總兵萬鰲自松潘移重
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應龍乘我師未

集大勒兵犯綦江游擊房嘉寵禦之誤勢火磚反傷
城上兵士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應龍因縱火
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老弱
者殺之投屍蔽江；水為赤 上聞綦江破褫兩省
撫臣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銀懸賞嚴旨
進勦郭子章大集文武於重慶誓師各道並發兵分
八路川兵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黔兵從烏江沙
溪白泥龍泉入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綎師敗僅

以身免酉陽石柱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
烏江關綖戰九盤山破婁山關應龍率各苗決死戰
綖壓海龍岡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
上岡死守賊將楊珠為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
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岡下葉長圖困之綖身先
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宮是夜散數十金募死士
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
火光燭天傍徨自嘆泣謂妻子曰事不能為矣我師

遂登圉破大城應龍舍皇同愛妾二人闔室縊且自
焚吳廣斬關入急出屍烟焰中生獲其妻田氏子朝
棟弟兆龍及賊黨百餘人檻車傳致京師詔判應龍
屍磔田氏朝棟兆龍於市傳首九邊分應龍地為二
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楊氏守播八百餘
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而絕

石匱書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揚應龍亮悍異
常而善能卑體俾耳向人乞憐故人多墮其鼓中待

羽翼漸豐而牙爪畢露未有不受其反噬者矣譬猶治病者血則歸經痰則歸隔至如癰疽化毒不決之使出則所膿潰必多明於此理則苗人不足平矣

奢寅奢崇明安邦彥

蘭酋者奢氏其種猓獠也祖阿奇洪武間率衆歸附命為宣慰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從固無子奢崇明以疏族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為恭順凡有徵調惟所驅使舊例土司不入會城獨崇明召之入一見藩府

雄麗宏造工繪圖恭將周敦吉叱之曰犬羊敢乃爾
崇明遜謝然其逆性寔天成于寅更克獐勇力絕人
凡遇五方不逞之徒攷之延納解衣推食都不少吝
遂為逋逃數宣淫屠殺不可枚舉聞奴酋大舉入寇
其為逆益決上疏願提兵三萬赴援上可其奏遂遣
將樊龍將兵之渝城大中丞徐可求點兵發餉樊龍
上臺送冊倍於調額中丞曰我調兵七十踰額則何
以措餉龍曰召集奈何中丞曰姑人給教金帛金已

在夷陵前途又散龍厲聲必欲如部劄人給十七兩
中丞人慰之曰點過再議處遂按簿呼名爲首一人
則蹉跟小子中丞訝之龍曰嫌小乎即揮刀殺之中
丞怒曰若何得尔若欲久耶龍應聲曰不反何侍吾
來殺汝遂舉手一揮張彤等萬衆齊集旗鼓官挺身
闌之立被斫碎自中丞撫使以下司道府縣數十人
同時遇難渝城遂陷報至成都右布政朱爕元束裝
入覲蜀王自出國門同百姓遮留爕元慷慨以討賊

自任衆大喜燮元下令募白徒得死士七千餘人治
守具賊分四道並下甚衆甚盛聚搶若叢林燮元城
上發一砲斃高招數人乃暫退是夜火光燭天至次
日牛皮竹芭多如繁星漸移漸近或挖城脚或樹竹
梯或打弩放銃或舉火燒門三晝夜不絕燮元先差
人決都江堰水適至濠溝賊方搭木橋遂得少息乃
創造七稍砲各門競用之訪健卒五十八夜分縋城
下摧各路援兵且聞城中奸細甚多查核得二百餘

人賊至輒懸首陴上賊氣阻相距十日餘賊於四面
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望或登浮屠以瞰城內爨
元曰賊誤瞭望四出鹵掠其中虛也遂命死士五百
人突出奔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
賊又造陽橋陽橋類雲梯前三面俱堅皮厚板於內
煎油貯水頂上繩懸一橋欲俟近城閣梁上尾之而
入數千人吶喊鞭牛立上題華橋城中人有驚死者
爨元用大炮以鐵彈重二三百斤者擊之適中當輓一

牛旁牛多斷繫而走寅怒甚自麾衆扯拽砲石如雨
擊死無算身幾不免乃退去一日賊將羅乾象遣人
請降諭諜夜半縋而入燮元撫慰之頗出死力嗣後
賊營舉動纖悉畢知被圍兩月援兵四集賊志亦懈
羅乾象來報謂賊意專在旱船破之必走燮元造水
牌三百餘面順流放下令各有司沉舟斷橋募集鄉
兵以待賊逸俄而西門果架起旱船合抱之柱四寸
之板制堅而甚巧暗用牛二百隻拖拽初猶甚遠後

距城止二十餘丈諸將用大銃并七稍砲十三架更
番攻打凡八日夜旱船崩裂會援兵畢集兩戰兩大
勝之追奔三十里二賊俱受槍傷及聞女將秦良玉
兵至賊益膽落放火夜遁賊兵四散各鄉搶掠奪賊
縛綁而至者不計其數凡係猺獠夷種併永寧人斬
三百八十八餘悉縱之成都圍解二賊投水西安氏安
氏與蘭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
政聞蘭已得蜀安氏亦欲乘間據而二賊適至解仇

盟誼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夷勢復逞爨元大出師復
江安建武長寧擒僞相何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
柱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又復瀘州以守將夫人導義
復陷昔兵進討相持不下朝議加爨元兵部侍郎總
督三省爨元喜曰導義之不得即下以三省多抵牾
耳今統於一吾事濟矣遂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
令大兵會長寧我兵壁青山岓乘霧奪險而入石柱
兵亦來會遂入永寧破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

三賊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夷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菁不可卒得燮元月間重購降夷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賞捕之甚急投奢寅：酋莽不疑悉置部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遂疑其下拷掠阿友脩五毒以刃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刺殺寅稱官軍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俘京師詔加燮元少保仍總督貴湖

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駐六廣安邦彥奢崇明
莫德等大舉犯永寧抵赤水謀知之授計守將許成
名佯敗誘入摧其低永即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
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患甚
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
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圯等約夾攻賊圯等兵始交成
名與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相擠壓死
者亡莫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創漢兵斬其首以獻

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
日之地歸朝廷三獻故殺王巡撫者亮首四開通畢
節等驛路位皆唯：遂率夷目納款

石匱書曰奢商狡如脫兔又有安氏為_其窟非智謀
名將不易辦此而朱少師長厚忠誠不事機詐坐鎮
一方賊徒授首天下邪之不能勝正則已然矣諸葛
武侯七禽孟獲而南人不敢復反者非服其機詐蓋
服其忠誠也